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研究报告

第 40 号 (总第 1050 号)

2020 年 6 月 16 日

疫情及中美“脱钩”背景下 应加快亚洲经济循环

新冠肺炎疫情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正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加速中美“脱钩”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恐难避免，应加快推动亚洲经济循环。

一、疫情后产业链竞争与市场资源争夺更趋激烈

过去美欧为世界市场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其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中断，国际经贸格局可能出现重大调整。

首先，疫情后市场资源将成为“稀缺资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疫情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或将高达 40%。海外市场“蛋糕”逐步缩小，将进一步加

剧国际引资竞争。

其次，疫情冲击加速西方国家“国产替代”。西方国家将会重新审视高度依赖“中国制造”问题，加速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政府权力扩张成为惯性。政府权力扩张是美欧应对本次疫情的一大特点，除动用各类紧急法案、实施出口限制等措施外，还体现为对企业的掌控。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同时，支持联邦政府购入受影响公司股份；法国拟考虑动用“终极武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来保护受威胁的航空、汽车等行业大型企业或重要资产。

第三，区域分工将会加速替代全球分工。疫情将对全球分工产生结构性冲击，加速世界多极化趋势，区域分工将会加速替代全球分工。一些超大型的区域贸易安排，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 13.1%）、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 28.1%）、美墨加协定（USCM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 27.6%）等的签署，也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未来美欧为了建立更加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将会加强与其周边可信国家合作，推进联盟内部一体化。美国会加强美墨加三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地位；欧盟内部的中东欧国家可能承接更多产业转移。多边贸易体制将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三大产业链、供应链将进一步区域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竞争也更为激烈。

二、亚洲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循环的“中枢”

本世纪初，全球有三大生产中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分别是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板块，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板块，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近 10 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亚太区域，年均增长达到 4% 以上。亚洲国家全球产业链参与度的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兴起密切相关。自 1995 年起，亚洲地区多数经济体制造业占 GDP 比重超过全球平均线 20%。其中中国占比最高，接近 40%。除参与度提升外，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力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迅速加大。全球制造业产出的 50% 以上来自亚洲。数据显示，2019 年亚洲制造业 GDP 超过 7.1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4.1 万亿美元，占亚洲的 58.3%）、日本（1 万亿美元，占比为 14.7%）和韩国（5000 亿美元，占比为 6.3%），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以及中间品贸易板块。

中间品贸易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紧密链接在一起，形成更为紧密的生产贸易网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而且远远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从关联度看，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国家的生产活动联系更为紧密，尤其是计算机电子光学门类最为突出。而日本的经贸也更加倚重中国及东盟贸易伙伴。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4 - 2019 年，日本对亚洲地区货物出口额占其全部出口额比重从 51.1%

上升至 56.9%，其中对华出口额的比重从 13.1% 上升至 19.1%；日本从亚洲地区进口额占其全部进口额比重总体保持在 59% 左右，其中自华进口额比重从 20.7% 上升至 23.5%。可见，日本的贸易伙伴集中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

分析这次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可以看出，中间品贸易比重越高，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越大，尤其是对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且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的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冲击较大。日本 4 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 21.9%；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 37.8%，为 2009 年 7 月以来最大降幅，对美汽车出口锐减 65.8%；韩国 4 月出口同比下滑 24.3%，其中汽车、汽车零部件和智能手机出口额下滑幅度明显，同比分别下降 36.3%、49.6% 和 43.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 年亚洲经济将出现增长停滞，这是过去 60 年来前所未有的。因此，重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亚洲区域有非常迫切的要求。

三、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循环

总体看，亚洲经济体具有很强增长韧性。当前，20 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一半在亚洲，占全球 GDP 的 40%；世界人口的 60% 生活在亚洲，意味着不仅生产在亚洲，未来需求也将在亚洲。过去十多年间，新兴市场的全球消费占比增长近 50%。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本国商品的国内消费占比呈上升趋势。麦肯锡估计，到 2025 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包括汽车、建筑产品和机械等产品。

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差异，不少国家间的

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又可以形成互补。亚太经济体可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价值链创造条件，形成更为紧密的价值链贸易方式。

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危机，也创造了新的机遇。近年来，随着数字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市场生产要素定价也发生变化，这将会带动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变化。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资本产出率增速下降以及大规模失业潮可能给劳动生产率带来长期影响。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推升债务率，可能会严重影响包括研发在内的投资，导致短期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分化。

目前来看，亚洲有望率先走出疫情危机，总体而言经济受打击相对较小，亚洲应把合力抗击疫情的做法延伸到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短期看**，应共同推动产业链修复和供应链运转，加快货物通关和通行效率，确保物流畅通，协同修复供应链，保障供应链稳定。尽早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年内达成。**中期看**，亚洲应积极加强在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提升亚洲价值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长期看**，应加强亚洲价值链整合，并通过自贸协定加速要素更大范围自由流动，加速打造亚太统一大市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美欧研究所 张茉楠）